



# 渠王的街頭生存藝術

文 / 圖 小施

自封「渠王」的通渠匠嚴照棠「棠叔」，近年已有被奉為塗鴉界神級人物的趨勢。雖然他唔識匿名的英國塗鴉藝術家BANKSY（班克斯），不過早年卻見過拄着拐杖、拎一桶墨汁的「九龍皇帝」曾灶財。有好事者問他怎麼看曾灶財（的創作），他帶幾分戲謔地笑道，曾灶財不在人間了喔，佢消失咗，街頭文化現在數渠王喇，如果我消失就有嘅喇！轉頭他正色說，「我讀書少，唔係好理解他的文化，不知道他寫得怎麼樣，我係為咗搵食先至做呢樣嘢嘅，如果唔係為咗搵食，我係唔會做㗎。」

渠王耿耿於懷自己只讀到小學畢業，一路上他講咗幾次，話如果當年能讀到中學畢業就好了。而家有些字睇到就認識，想寫的時候卻又忘記怎麼寫，「自己都覺得慚愧」。不知道這是不是他勉力將四個仔女一路供到

大學畢業的原因之一？港大畢業、讀設計的女兒「結咗婚去咗美國」，但現在「學非所用，在紐約做管理，去年她在美國都睇到我果架電車了。」

講起電車，渠王最遺憾是不能把電話號

碼寫到電車上，如果可以的話，「嘩，效果一定好！客人就會直接找到我。不過女兒就打電話同我講，老寶，呢個兩回事，呢個屬於藝術，唔係賣廣告。」

他照例笑嘻嘻的，似乎在說別人的故



▲ #設計香港地計劃邀請本地塗鴉藝術家「渠王」以其獨有的書寫風格，為香港最重要意象之一的電車換上新裝。好個渠王，以綠色為底色，設計出一架充滿本土特色且內藏玄機的電車。車身除渠王經典廣告字句如「免棚」「通渠」外，兩組數字中的「077543」代表「你猜猜我是誰」，「03230331」則是HKwalls藝術節之日期。這款電車於2019年3月27日至4月26日期間在港島穿梭服務，渠王不無遺憾地透露，他曾希望將自己的手機號碼放上去，「如果那樣，（廣告）效果一定很好。」（香港設計中心 供圖）

事，到尾，發一句感慨：唉，這就是人生。「都唔知讀咁多書是對還是錯，唔知道點評說。」搖搖頭，仍是一臉笑意。晚上他習慣晚睡，上網看新聞，總要到凌晨一兩點。講到生活的不易，他說起香港人在南美打拚的故事，原來是多年前在亞視看過的《尋找他鄉的故事》。

他悟性甚高，世事通達。

## 平凡人生 非凡創意

渠王電車是去年3月#ddHK與HKwalls合作，在灣仔各處逾30幅建築物外牆推出一批手繪牆畫的「#畫多 ddHKWALLS」項目的高潮。設計香港地三年計劃將棠叔作為參展HKwalls藝術節的最後一位神級塗鴉藝術家隆重推出，渠王遂以其獨有的書寫風格登場，在以綠色為底的其中一個香港最重要意象上，炮製出一架充滿本土特色且內藏玄機的「渠王電車」。車身除渠王經典廣告字句如「免棚」「通渠」外，兩組數字中的「077543」代表「你猜猜我是誰」，「03230331」則是HKwalls藝術節之起訖日期。這款電車於2019年3月27日至4月26日期間在港島穿梭服務。

問「渠王」做通渠做了多久，他掐指一算，說「做了半個世紀了」。有好事者說，棠哥此生至少寫了7000次自己的電話號碼。那麼多年下來，在一片通渠廣告中卓爾不群的「（免棚）專通渠廁水喉——渠王92263203」遍佈港九、新界、離島的街頭巷尾，不要說字體獨特、甚具美感，光是時間的長度已足以構成行為藝術。

「最初有人覺得是不是噴漆啊，後來發



▲ 在眾多通渠廣告中，渠王作品極具風格甚有睇頭，惟多數情況下墨寶難以保持良久，不得不時常上街「修復」

現原來是一筆一畫手寫出來的。」無處不在的渠王塗鴉不經不覺間被視為街頭藝術，甚至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。據說遠至20年前的電影，他的書法就已驚鴻一瞥；而《戲王之王》（2007）中飾演文龍的詹瑞文，與飾演單丹的蔡卓妍更有過一段「獨家試渠」的情節，描述文龍在一部電影中擔任「渠王」的角色。到2008年，香港攝影界曾發起「尋找渠王」行動。之後搵佢採訪、拍攝的記者、攝影師、學者逐漸多了起來，有中文報紙，也有英文報紙。TVB深夜生活新聞節目還會製作過一個專題向他致意。「最初接受採訪，希望（通過報道）能夠有多少效果，有一種想多人幫襯的心態。」渠王坦白道。

問起誰是第一個來找他做採訪的人，他說是有一個叫張讚國的「台灣來的教授」，不過剛好那一段時間通渠業務繁忙，加上



▲ 這天渠王騎着他的寶貝電單車瀟灑來到約定採訪地，只四圍一望，不用兜圈徑直開進後街小巷，擺出pose由記者影相。特登着住女兒為他設計的白色Tee打底，上用藍紅兩色印住他的招牌「免棚」「通渠」字樣……



◀ 牆為畫布地是池，隨手就在街上水窪把筆洗了

「他講國語的」，渠王沒有答應張教授的見面請求，只是電話簡單答覆了教授的問題。兩年多後，在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任教的張讚國完成了專著《塗鴉香港——公共空間、政治與全球化》，在書中他專門為渠王闢了一節，「在曾灶財帶着港人的集體記憶撒手人寰後，渠王似乎取代了他的位置，成為市井間的傳奇。」張教授繼續分析渠王的作品：「通常只是以白漆寫上電話號碼，再加上有關通渠的幾個字，遍及香港各地區的公共空間，尤其是人車通行的街道。」他指出，渠王的塗鴉簽名相當吻合廣告中如何抓住視線與加深印象的道理，亦與香港地產

廣告動輒以皇、天、王等等字眼，或者美國快餐店品牌以Burger King、Dairy Queen為名等不謀而合，「都是濃縮型符號運用的典型，引發受眾對物品或服務的正面認知，從而產生好感，甚至進一步購買。」他更引用渠王接受採訪時所言，「我只想做好現在的工作。只要賺得夠我生活就好。我不需要出名。」發現渠王似乎視塗鴉「是一種樂趣」，這種「淡泊名利的人生觀，又與塗鴉的精神多少不謀而合」。

張教授之後，讓渠王走進大學講堂的是「2014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藝術家獎（視覺藝術）」得主、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副



▲ 在港島東區柴灣巴士總站對面地盤留下新作，渠王幾次催促記者及時去看，「地盤工人已經同我打過電話了，話要鬆牆」

教授梁美萍博士。這位從事裝置、多媒體、公共及社區藝術等藝術範疇創作的藝術家，邀請渠王作為她主持的視覺藝術院視藝社區起動 (VartCommunity) 「社區達人」系列講座的首位講者，並與渠王展開對談。梁美萍事後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，她從渠王介紹的自創獨門「搵食」工具及其書寫風格和人生上，「學到他的好奇心、熱情專注和願意冒險的精神」，「為解決生計，他要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招徠需要通渠的客人。當他發現貼傳單的方法行不通，便想到將自己的電話號碼隨街噴在牆上；沒有能力租用鋪位，他就將所有的維修工具裝到電單車上，當有人在街上見到渠王電話號碼，打給他，他就能帶備所有工具上門。」她將渠王的一生稱作是「非凡創意的平凡人生」，據此提出，所謂創新，就是一種與平常不同的、另類的生活價值觀，而它很可能來自一個需要解難的大前提。

對於種種盛讚和欣賞，渠王感到榮幸，卻似乎並不驚訝。

## 做好呢份工 帶來滿足感

跟隨渠王穿梭於油麻地的後街窄巷，是一個全新的、為行色匆匆的都市人視而不見的世界。這是他的主場，哪幅作品在什麼位置、有何特點、「生命週期」多長他皆了然於胸。對於才完成不久的作品很快被塗污，他似乎早已習慣，知道多數是同行亦即競爭對手所為，一再告訴記者這行競爭激烈，反覆強調攝影時不要把對手的電話一併攝入。不過他最在意的還是字靚不靚、顏色對不對、（廣告）效果好不好。最經常問的是，你覺得（這幅字）黑底好定白底好？要不要勾邊？問他為什麼「2」的最後一筆要像鴨尾巴一樣翹起來，「這樣寫靚啲嘛！」回答得不容置疑。

他的作品仍以油麻地分佈最多，「新界偏遠，雖然不是那麼方便，但都會有。」他在沙頭角北潭涌粉嶺粉嶺都刷過存在感。說到代表作，他提及在油麻地上海街和鼓油街交界處有一幅粉紅色的，「好大幅」，又有哪裏的一幅黑色字自己比較滿意，窩打老道



▲ 這行競爭遠比想像中激烈。渠王一路介紹，塗污他牆面作品的十之八九是同行所為。在這幅作品前留影時，渠王再三詢問會不會把下面競爭對手的電話號碼都影埋

的一幅則好大，「從呢頭寫到果頭」，在西環荷蘭街還寫過一幅「成10米長」的。

創作這樣的一幅作品要多少時間？渠王說，視乎牆面情況。如果是純白或者純黑的底，半小時多一點就寫完了；如果牆面拉拉雜雜，寫下粉紅色字後還需要用白漆黑漆勾邊，那就要「三倍時間」。

他喜歡找那些經常有車有人走過的街巷、公路斜坡、巴士站、地盤、坑渠邊、村前村後四圍寫，「那裏才有效果，不然寫在山坑，只有行山的三兩個人走過看到，肯定沒效果啦。」有一段時間，他的字越寫越大，「一個字大到有一米見方，還帶立體感。」反正「沒有用就沒有用」，畢竟這種佔據最佳「版面」、價值昂貴的「廣告」，成本低廉到幾乎忽略不計：不過黑白粉三罐油漆，粗細不等幾把掃子。

講到將來，已經74歲的渠王笑言，如果自己年紀尚輕，30出頭，就會成立一間公司做大。但現在身邊的孩子都去了外國發展，自己至今還在日日「巡街」，只是「好熱愛這份工作。有人說做不到（通渠），我就有興趣去探究一下為什麼做不到，自己有個

問號，想找出來個原因，有種這樣的心態，（當）你幫人解決了問題，自己覺得有種滿足感。」

### 增添城市生命力

深圳鄉郊平湖山下村的一個農村少年，是怎麼成為香港塗鴉界一代宗師的？這個故事講起來真的有「一疋布咁長」。推算起來應該是「三年自然災害」期間，「生活很困難，窮到不得了」，讀小學時連買支鉛筆都沒錢，只好執同學用剩的「二寸長」筆頭，綁在毛筆筆插上繼續用。一次要考試了，問父母要錢買鉛筆，結果母親讓他去雞窩看看有沒有雞蛋，「去雜貨鋪換一支筆」，讀到小學六年級畢業，他被叫去耕田，15歲的未來渠王在春耕放水前去鬆地，「鄉下沒鞋着，凍到雙腳都麻痺了。」村裏有親戚在香港的，經常寄錢、寄糧油、食物、布疋回來，這讓他很羨慕，不過渠王堅持認為，「如果能讓我讀書我不會走出來，因為耕田沒得讀（才出走）。」

終在初夏的一天，他跟同學走了兩個多

小時去深圳。「當時同學不是很有決心，是說一起去深圳買雪條吃才去的」，當年的深圳只有一條街，兩人在東門老街倫記飯店花了二兩糧票食完蠔豉粥，等到天黑，「大概七點幾八點，周圍都黑得看不見了，就走去羅湖海關左手邊木湖村，當時河口不是很闊，地裏有大片沒熟的稻穀，長得很高。」本來是想探下路的，結果這邊望望沒人、那邊望望也沒人，乾脆一不做二不休，「沿着



▲ 電單車就是他的工具箱，所有通渠工具都放在車上。這天渠王從泊在住處附近的電單車上取了裝滿開工架撐的包包，帶記者巡街去也



▲ 油麻地是渠王大本營，這日渠王拎住「創作工具」巡街，成功修復一批被塗污的街頭作品後開懷大笑

田基走着走着就到了河邊，游水過了河，對面有鐵絲網，兩人癲了一樣挖鐵絲網下的泥，惟一怕的是狼狗，「狼狗最難搞，畢竟小孩子身手敏捷，挖到半人深，兩人相幫着鑽過鐵絲網，已是英界。穿過高高的蔗田，「後來都算順利，那時也沒指南針，偷渡惟有望往光的方向行。在山下村的時候我知道向東望就係香港，果邊好多燈光。」

兩個少年沿着鐵路軌道一直走到大埔站，10小時的逃亡成功抵壘。開始周圍搵工，先在一間唐餅舖做，因為油渣爐氣味嗆得眼淚直流，實在難頂，加上勞工署又來查，不得不經常從後門溜走。於是轉去茶樓打雜，做了一年幾兩年又因為頂唔順離去，「凌晨三點半起身，做到晚上七八點收工，覺得唔夠瞓。」轉而跟地盤判頭裝水喉，「師傅一天人工12-13元，小孩只有一半，就是每天六塊六塊半，每個月180元，但要食自己，還要租房，還不如茶樓。」不想地盤起火，「沒得做」，後來轉做煤氣喉管相關工程，又做石油氣喉管，「成日想的就是有沒有辦法賺多啲錢，寄返鄉下，幫補下家裏，（讓父母）可以買菜。」

一日在石排灣地盤休息，三點三坐下來飲茶，四圍望，棠叔眼前只有高樓大廈間密密麻麻的喉管，「新的當然冇問題了，舊的

用下下就會塞住，會爛、會漏水，一定要人修理。」他決定做通渠，周圍賣廣告，自號「渠王」。「初期好直接，就是印卡片」，但他很快發現，一個工廠區幾千個信箱，把卡片投進信箱後過兩小時再去看，地上扔得到處都是，很浪費，效果也不好。於是他開始印label紙（貼紙），「第一二代（label紙）很大張、6吋大細，一般貼在工廠電梯的上邊、左右，或者洗手盆旁邊，效果好，不容易消失，有些阿婆過了十幾年還在找我，棠記你還有冇做？那時還是用CALL機的年代，現在這些label紙都是第三第四代

▶ 又一日，渠王在油麻地修復被塗遮了的通渠廣告，突然來了一個小迷妹，興奮地拍下整個過程。原來是HKDI的同學仔，早就聽說這位街頭神級書法家啦，不期然在街頭遽然相遇，渠王伸在創作添。事後渠王亦大方應邀與同學合影



了。」他從銀包裏找出一些卡片大細的貼紙示意。

為招徠更多生意，他開始騎着「綿羊仔」徑直在街頭直書。不料卻誤打誤撞以油漆墨寶打響名堂，被視為與「九龍皇帝」曾灶財齊名的街頭塗鴉家。但畢竟隨處塗鴉在香港是非法行為，渠王因此有過諸多笑中有淚的經歷，上警署錄口供，最後上庭被罰數千元，「都不知道罰了多少錢了」，不過也有求情之下阿sir好心叫他快快寫完快快走的例子。渠王仗義地表示，一旦有人投訴，他會以最快速度清理乾淨。

說回深圳平湖山下村，渠王說，父母在的時候回去多一些，現在則是到了端午、清明等拜山的時候才回去。今非昔比，渠王對「鄉下」現況洞若觀火，「有段時間華南城在香港賣廣告」，他又透露，前段遠洋公司要將整條村拆遷，重新規劃，「分很多期發展」，疫情之下是否會有阻滯，他覺得仍是疑問。

當初的無心插柳，不意成為終身職業，更是構成今天社區風景的重要元素。有人把自強不息的渠王視為獅子山精神的化身，也有人覺得他是充滿創意的民間達人甚至塗鴉藝術大師，致力研究公共空間與流行文化的張讚國教授在專著中這麼說：「一個容不下塗鴉的社會，難免缺乏另類觀點，如一泓死水。」他甚至直言，香港有700多萬人口，就只靠20多位塗鴉者來美化，增添生命力，「他們功不可沒」。